

·长篇纪实文学·

# 中越边境大排雷

吴海峰  
毛剑锋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ZHONG YUE BIAN JING DA PAI LEI

长篇纪实文学

# 中越边境大排雷

吴海峰 毛剑锋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 中越边境大排雷

吴海峰 毛剑锋 著

策 划 李华荣

特约审稿 邱达雄 满元刚 廖庆才

责任编辑 廖汝年

封面设计 梧 磊

图片摄影 毛剑锋

责任校对 杨海涛

技术设计 蓝剑风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插 页 6

印 张 7.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1999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

ISBN 7-5363-3557-1/I·915

定价：18.00 元



1998年“八一”前夕，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在广西军区司令员刘国裕少将的陪同下，观看排雷部队实排作业并慰问排雷官兵。



1997年11月28日，广西边境第二次排雷拉开序幕后，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周遇奇、陆兵、邱达雄接见排雷部队。

广西军区副司令员邱达雄少将下达广西边境第二次排雷开始的命令。



广西军区副参谋长、军区排雷办主任廖庆才大校参加军地双方举行的土地移交仪式。



排雷部队在山岳丛林地雷区大面积爆破排雷的壮观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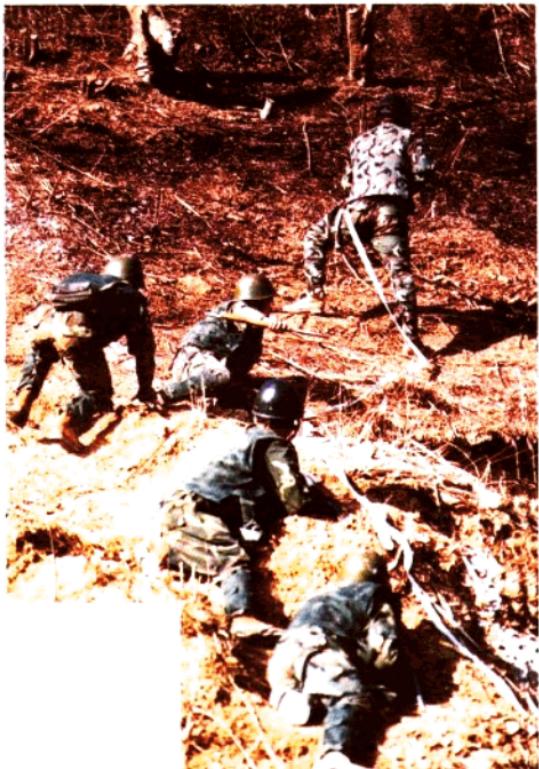
炸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排雷现场。

排雷大王杨国庆在前线指挥现场作业。



人工拆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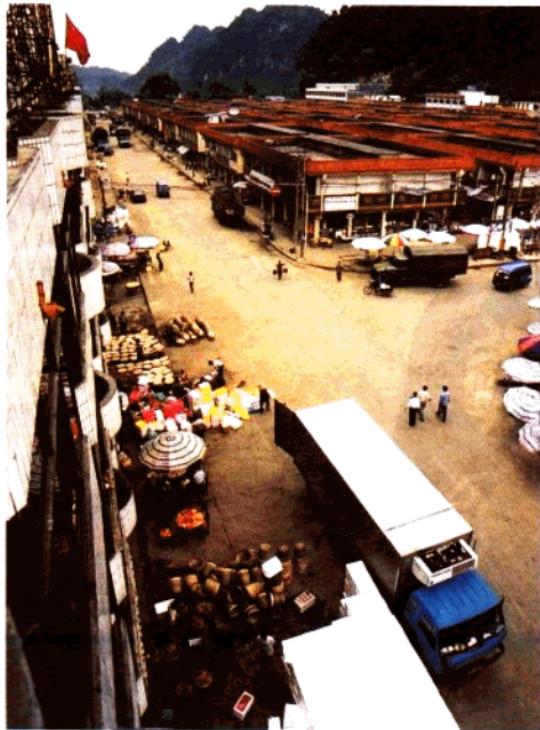
搜排分队工兵进行地  
毯式人工搜排。



搜排分队工兵手持探  
雷器探雷针进行最彻底又  
最危险的搜排作业。



战果辉煌。



在雷场上崛起的凭祥浦寨国际商贸城。

# 序

广西军区司令员 刘国裕 政委 周遇奇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

拂开浓浓的硝烟，回顾南疆将士血火疆场、戍边御敌所走过的岁月，广西边防部队将士一代接一代地把自己的辉煌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南疆版图，献给了伟大的国防事业，他们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血肉之躯铸就了祖国的钢铁长城，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赞歌，向党和人民递交了最厚实最贵重的答案，他们的业绩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直到今天，“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战地诗篇和“乐于吃苦，甘愿吃亏，勇于献身”的法卡山精神，依然激励着新一代戍边将士守卫边疆、建设边疆。

为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全面禁止、消除地雷隐患”的倡议，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维护世界和平，全面打开大西南通道，实现与周边各国和平友好的良好愿望。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广西边防部队继1994年中越边境第一次大排雷之后，又于1997年11月在中越边境上展开了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大排雷行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西边防部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维护边疆和平与发展的又一重大行动。

军人的事业与和平紧密相连，南疆热土再升和平硝烟。排雷部队自成立那天起，就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历史重任，光荣的使命感，崇高的责任感，成为激励排雷将士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全体排雷将士积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指导行动，胸怀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以邓小平同志倡导

的“五种革命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64字”创业精神作为强大动力，树立“为边疆经济繁荣作贡献，为世界和平发展显风采”的思想。在血与火的雷场上经受住了生与死、苦与乐、残与全、得与失的严峻考验，实现了革命军人勇于献身、乐于奉献的军人价值。

排雷将士们不负人民的重托，把党的需要与他们所受领的具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凭借过硬的军事技术，科学的作业方法，灵活的战术运用，顽强的战斗作风，确保安全、顺利、圆满地完成了边境排雷任务。在长达两年的排雷作业中，500余名排雷官兵们以深山为营、密林为帐，冒严寒，顶酷暑，不怕疲劳，连续奋战，充分显示了广大排雷官兵为祖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涌现了李关健、黄岳飞、杨国庆、李树卓、李建新、李靖华、廖晓勇、韦洪福、侯玉海、阎玉鹏等100多名排雷功臣模范。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排雷部队自觉与地方党委、政府和壮乡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严格遵守军事纪律、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不仅使排雷行动步调一致，而且得到了边境广大人民群众的踊跃支持和拥护。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边境军民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奏响了一曲曲军民团结并肩战斗的凯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四面八方的支援，都是顺利完成排雷任务的根本保证。

《中越边境大排雷》一书蘸染着和平的硝烟，蕴结着和平的主题，构成一首雄浑的诗篇，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全书以朴实的语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弘扬我们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广西边防将士的形象、心灵和精神。该书读来亲切可信，让人得到激励与启迪，使心灵得到洗礼，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它既是一部颂扬时代英雄的好作品，也是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期望，这部纪实文学作品能给广大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受到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这民族魂、军魂的熏陶。让我们在这一个个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面前，写出更多更好的无私奉献的人生答卷，让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结出新的硕果。

着眼现在，展望未来。广西边防部队戍边将士将一如既往地牢记肩负的神圣使命。让我们踏着历史的征程，认真落实军委江泽民主席关于“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抓住和平环境条件下的有利时机，全面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学习和掌握科技强军知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提高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的战斗力，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再创新功。

1999年4月5日

## 目 录

第一章 告别战争 .....	( 1 )
第二章 向死神宣战 .....	( 26 )
第三章 走向雷场 .....	( 50 )
第四章 “雷场神探”黄岳飞和他的战友们 .....	( 83 )
第五章 “排雷大王”杨国庆和他的战友们 .....	( 107 )
第六章 阎王殿前逞英豪 .....	( 133 )
第七章 血染雷场 .....	( 156 )
第八章 雷场就是战场 .....	( 180 )
第九章 雷场鸳鸯谱 .....	( 201 )
第十章 人民支前胜当年 .....	( 219 )
第十一章 等待最后的时刻 .....	( 228 )
后记 .....	( 232 )

## 第一章 告别战争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陈小林中尉的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军功章，每一枚军功章，都记载着他与他的战友们在那场战争中的卓绝功绩。

在这个湖南农民的儿子向我们伸出他那双热情的手时，他肩上已经戴着两杠两花的中校军衔，他现在是边防某部的参谋长，也是成立不久的某部排雷办公室主任，不用说，他也是我们此行的重点采访对象。

但是，惜言如金的陈小林中校似乎并不愿意过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从他那凝重的神情里，我们也隐隐地感到了压在他肩上的那付沉甸甸的担子。

在此之前，“排雷”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种概念上的感觉，我们在这两个字的后面读出的仅仅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意味。

来到边境的当天下午，我们登上了友谊关边的金鸡山，参观了金鸡山上的古炮台。炮台只留下一片残迹。一片战争的残迹！

1885年，后任广西提督的广西军务帮办冯子材，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带领王孝祺、王德榜、苏元春等部，在这里大败入侵法军，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仅有的一次对外国侵略者的反击胜利。

那一场战争的残酷，我们已经从友谊关前楼上的陈列馆里感受到了：

尸横遍野的关隘！

带着缺口的大刀片！

保持着击发状态的洋枪！

染血的旗帜！

中国战士嘶哑的呐喊声！

钢刀劈破头颅那沉闷悸心的声音……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跟20年前的那场战争相比，只不过是一场交响乐中的一首插曲而已。

热带季风带来的连日暴雨意外地停止下来。在飘浮着白云的淡蓝色天空下，越南的同登市清晰宁静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友谊关下，排成长龙的货运车队在海关前静静地等着验关。就在我们登上金鸡山之前，我们还看到几个飘逸着一头漂亮长发的越南少女，从一辆旅游车上跳下来，闲怡地走过边境……

这就是和平！这也昭示着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

在炮台废墟的角落里，我发现了一个浅绿色的塑料容器，它的大小像一只女士们常用的精致的化妆盒，只不过它的上盖像被暴力撕裂开来，露出狼牙般的狰狞。陪同我们的某部排雷队队长易建良笑着告诉我，我手上拿着的是一颗已起爆过的72式防步兵地雷！我的手心瞬间感到了一阵烧灼。

这就是令世界上所有士兵闻之色变的地雷！

也许，你知道什么叫地雷；

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地雷！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地雷的基本概念。

《辞海》519页里的地雷条目是这样描述地雷的：“地雷是设在地下或地面上的一种爆炸性武器。由雷壳、装药和引信组成。按用途分，有防坦克地雷、防步兵地雷和特种地雷。视情况可设置成压发的、松发的、绊发的、震发的、延期的和操纵（有线电操纵、无线电操纵和绳索操纵）的。主要是用作障碍物，借以杀伤敌人马，破坏敌技术兵器和车辆，阻止和迟滞敌人的行动。”

地雷的出现是以火药的发明为基础，中国是地雷最早的发明者。

唐朝初期（公元682年）我国发明了火药，并很快运用到军事

上，先是制成了燃烧性火器，后演进为爆炸性武器。13世纪初，金人发明了震天雷，它由铸铁壳体、火药、引火线等组成，口小身粗，点燃引火线而爆炸，声若雷鸣，具有很大的杀伤威力。这种武器既可用抛石机当炮弹抛射出去爆炸，又可由士兵从高处投掷或滚放爆炸，还可埋设在隘路地段，当敌人接近时引爆。这就是早期的地雷雏形。

由目标直接触发而爆炸的地雷，中国至迟在明朝中叶就出现了。据《渊鉴类涵》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兵部尚书曾铣在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时就设置了掷石地雷和延期地雷。文曰：“穴地丈许，柜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沙，令与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经月，系其发机于地面，过者蹴机，则火坠药发，石飞坠杀人”；另有“慢炮法，炮圆如斗，中藏机巧，火线至一二时才发，外发五彩饰之，敌拾得者骇为异物，聚观传玩者墙拥，须臾，药发，死伤者众”。

明万历八年四月（公元1580年5月），戚继光制成了自犯钢轮发火的石雷：“沿边台墙之下，择其平广虏可集处，掘地埋石炮于内……虏马躡其机，则钢轮动转，火从匣中击，诸炮并举，虏不知其所自……”这种名为“其犯钢轮火”的武器，其实就是一种连环式石雷。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茅元仪在其编纂的《武备志》中，对明代各种地雷的结构和制作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可见明代的地雷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中国是地雷的故乡，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地雷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应追溯到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年～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战术纪元，而且引进了以机器作为步兵战的一种工具时代。地雷，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新发明，自那之后，地雷就迅速成为现代战争中得以青睐的一种杀伤武器。

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在旅顺口防御作战中使用了应用地雷和操纵地雷，同时出现了生产防步兵地雷的工厂。

1916年，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坦克之后，防坦克地雷应运而生。

1918年，德国军队首先用炮弹改装成应用防坦克地雷，该地雷分行布置，每一地雷藏一堑壕炮弹，每弹装有炸药23千克，炸后可使坦克腹底板全部击毁。在梅西纳会战中，英军坦克在德军阵地引爆了近50万千克炸药的地雷。

1925年，苏联红军开始装备防坦克地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地雷的研制。1935年，英国、美国和法国也先后生产了防坦克地雷并装备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雷在品种、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在前苏联，据统计在二战中生产了61种地雷，其中炸履带防坦克地雷36种，炸侧甲防坦克地雷1种，爆炸防步兵地雷14种，破片防步兵地雷8种，毒气及燃烧地雷各1种。

美国在1941年开始生产M1防坦克地雷，随后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研制发展了M2破片防步兵地雷、M3固定防步兵地雷、M5非金属防坦克地雷等7种型号的地雷。

法国第一种标准的防坦克地雷是M1935式重型防坦克地雷，随后又生产了M1936式。第一颗防步兵地雷是一颗破片地雷，其战斗部是一个60毫米的迫击炮弹，发火时用抛射药抛置1米多高爆炸。在二战中，法军自己装备的地雷不多，战争期间曾使用过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地雷。

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广泛使用地雷。据资料统计，盟军在各个战场被地雷损坏的坦克占被毁坏坦克总数的20.7%，其中英军几乎有四分之一的坦克(3710辆)损失于地雷。苏军在二战期间共使用各种地雷2.2亿颗，炸毁德军坦克近万辆，炸伤德军10万